

我有我天空_第廿三集_光仔、Eunice、Sally、Elaine_請相信我

主持：W William 嘉賓：光 光仔、S Sally、Eunice、Elaine

W：一首簡單的樂曲，帶出我們今天<<我有我天空>>的主題。歡迎大家來到今集環節裡面，我是 William。剛才那首歌是 William 最近很欣賞的一首歌，簡簡單單的歌名名叫「請相信我」，究竟為什麼會有這首歌？內容又說什麼？今天請了唱的朋友光仔，有份作曲的兩位女同學，以及為著這件事勞心勞力、做了很多事的工作人員上來跟大家見面，在我們錄音室總共有四位朋友。首先請光仔出來，光仔，你好。

光：Hello。你好。

W：你的全名是潘志光。

光：是啊，沒錯。

W：我最初聽你的名字以為你是姓鍾的。

光：是嗎？鍾？

W：知道鍾志光是很有名嗎？

光：通常人家聽我的名字是想是任志剛先。

W：是嗎？那麼可能是我喜歡運動。光仔同身邊的聽眾有些不同，你是一個失明人士？你是……

光：我是先天性全失明的。

W：什麼事導致你全失明？

光：這是一個謎團，我爸爸媽媽就說我在媽媽肚裡時，我哥哥發燒照 X 光的時，一個 X 光就令到我的眼球開不到，很神奇地一個 X 光令我失明，但究竟是否這麼神奇呢，這是一個謎團。

W：明白，沒得解釋。現在你就是一個失明人士，是嗎？在他身邊有達文西機構

的同事 Eunice，Eunice，你好。

Eunice：大家好。

W：你們的機構負責做什麼的？

Eunice：我們機構主要籌備一些青少年的計劃，希望藉著這些計劃令青少年去關注社會、關注身邊的不同事物。

W：好的，一會兒再說。在我的另一邊有位青春少艾在這裡，他們就是 Eunice 所說的一些計劃，一會兒 Eunice 會跟大家說是什麼計劃。有兩位計劃裡的青少年大使，你們好。

S+Elaine：Hello。

W：一位是 Sally，是嗎？

S：是，Hello 大家好。

W：Sally 你現在在讀什麼課程？

S：我讀緊中四。

W：中四，即是未夠十八歲。

S：未。

W：很年輕。另外是 Elaine，是嗎？

Elaine：是。

W：你又是讀緊書？

Elaine：是，我都是中四，很年輕。

W：一會兒可以再請你們說多些，為什麼今次要幫手創作「請相信我」這首歌，當然要找負責這個計劃的朋友 Eunice 說說。Eunice。

Eunice：是。

W：其實，在香港會常常看到有很多關於青少年或者殘疾人士的活動，你們這次的活動是關於什麼？

Eunice：這個活動是勞工福利局主辦的，而黑暗中對話就是負責籌劃的，而我們都是負責籌劃。主要是希望青少年在社會裡認識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藉此推廣殘疾人士權利公約的。我們活動的特點是希望青少年可以深入跟每一個類別的人認識。不單是表面上聊天，我們希望透過活動令他們明白到殘疾人士的心態是怎樣，生活又是怎樣的？以及可以了解社會上面的無障礙設施是否足夠，我們都希望這方面活動能給他們深化的認識。

W：你所說的殘疾人士即是失明、聾人、肢體傷殘都有？

Eunice：是啊。包括不同類別的。

W：實在很全面。計劃跟青少年有聯繫，但這個計劃是否在暑假舉辦？

Eunice：其實我們的計劃將會是第二年舉辦，上年主要是暑假之後的活動，主要是由十月至到三月，活動大概為期五個月。因為反應實在良好，希望能夠延長的，所以會由暑假開始去到明年的三月，當中其實有不同生活接觸，希望他們成為朋友，真正認識不同類別的人士。

W：我為何要這樣問呢？因為我很想問兩位女同學，平時日常你可以有很多方法娛樂的，有 Facebook、唱卡拉 OK、女孩子會學化妝，甚至是 Shopping 逛街什麼也可以，為什麼你們兩個會在暑假裡有興趣參與這些活動？Elaine 先回答吧。

Elaine：其實一直以來不會有很多機會去接觸殘疾人士的，在街上會看見很多，失明尤其多，但當有這樣一個 programmer 的時候，就真的很想親身去體驗殘疾人士是怎樣克服他們的困難，怎樣像普通人去生活呢？好想透過這計劃來知道。

W：Elaine 我知道你好似住在石硤尾，是嗎？

Elaine：是啊。

W：石硤尾就是出名失明人多的，你平時也見好多失明人？

Elaine：是啊。因為附近有盲人中心。

W：那麼最初未認識、未參與這計劃前，你有沒有跟他們相處過？

Elaine：其實沒有。但有一位婆婆跟我住在同一大廈，她是失明人士，我出入時都會見到她。在升降機撞見也比較少跟她溝通一下、又或者問她生活上有什麼經歷，都是較少。

W：那時你完全不認識，你覺得失明人士的世界是怎樣？

Elaine：初時，我覺得失明人士有很多生活上細節是較普通人困難的，但是不清楚他們怎樣克服，究竟是找別人幫助？或是自己有方法去解決？

W：有這顆心很不錯。問一下你的朋友 Sally，你是很活躍的。剛才在咪前我覺得你好活潑，是好動型的女孩子。而對著殘疾人士其實也挺悶的。

S：其實我除了好動一面之外，都有好靜的。當初我想參加這活動是因為想接觸、或者了解多些關於殘疾人士方面是怎樣生活？更想知道在社會上他們會不會遇到一些困難、一些社會的設施，或者是措施是幫不到他們的需要。

W：你挺有愛心。兩位朋友已經交代為什麼會有這動機參與了。我想問一下光仔。光仔，你是這個計劃的導師，你本身的背景是做什麼工作的？

光：去年剛剛中學畢業，現在就讀一年制的全日制的按摩課程，將來可能會有機會成為一個按摩師，不管出色與否。

W：如何在沒關係的情況下認識這計劃？又會這麼好幫忙做導師？

光：那時剛巧接到總會 Alex 電話，有個類似東華三院舉辦的活動參與，我較為喜歡、較為外向，喜歡接觸不同的人，難得在外面有個活動可以參與，當然參與了。之後才知道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讓我有途徑認識到新朋友，所以我便選擇了參與這活動。

W：參與這個活動後，那裡會有什麼玩？

光：那時候我不太清楚整個活動的細節，之後才知道是關於傷健共融主題的活動。當日的活動有臉譜製作、歌曲創作，「請相信我」就是在這活動延伸出來一個很好的產物。我記得主要是這兩類活動，亦是印象深刻一些。

W：我問一下，你本身認識音樂嗎？

光：我本身都喜歡聽歌、接觸過音樂，以前亦接觸過鋼琴。

W：即是認識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光：是啊，起碼也認識這些。

W：創作，顧名思義是一首歌由什麼也沒有，到自己作曲調、編曲、各類填詞，都是由自己砌成。當時就只得你，有沒有其他人幫助？

光：當然有。那時間分開為四組，分別作了四首不同的歌。這首歌是我其中一組，有我自己、還有其他的青年大使，當然會有導師。

W：是音樂導師？

光：音樂導師。

W：作好了四首歌，但是否在一開始使用這個名字？

光：那時候請了一位擅長於作曲、作詞的嘉賓，首先給我們想一個不同的主題。會想起什麼呢？當時想到傷健共融，想到究竟我平時需要什麼？再想就是人們對我們視障人士有很多不同的誤會、不諒解。於是我立即跟嘉賓說主題叫「誤解」，為什麼會做「誤解」？因為我正正構思到想到好多這種情況的事，所以就想到這個主題。接著分組創作時，首先要想一下這首歌的 **melody**，於是我只是構思到平日人家會問我為什麼失明人士不找家人陪同？自己出街很危險的，找人陪。我便想為何我出外要找人陪？我有自己的方法，同時又想到有些失明人很慘、很淒涼。看起來好像是同情語氣，但對於我來說覺得是一種傷害。他們好像好關心、好體諒、好想包容，覺得作為一個受助者就是我們的生存價值，但我想這不是上天給予我的生存價值。

W：明白。

光：從此有這樣的例子，當時之後還有其他。我舉這兩個例子令我構思到這件事，

很想令到人們明白雖然我們是失明人士，只是沒有了眼睛不能看，但有很多事情也跟你們一樣什麼都做得到的。在這情況下想到這背景，於是歌詞圍繞著這種背景、這種意念創作這首歌。

W：這是你的想法，要問一下兩位大使。當時你們分組，入了光仔的一組，大家都是提供意見、來一番腦震盪的。當時你們本身有沒有自己的概念？有沒有很想帶出一些什麼訊息、又或者在歌曲裡我很想有這種感覺，會有嗎？

Elaine：其實一開始是沒有的，因為在想殘疾人士在社會上的定位，即是在社會上的人會怎樣看他們、怎樣跟他們相處、有沒有一份同理心，究竟有沒有跟他們溝通呢？有很多很多的問題問自己，之後才慢慢想出主題來。

W：很好。Sally 有沒有趣事？我知道創作時會有自己的立場，或者是我覺得這個音好一些、又可能會覺得歌詞不太好，又或是跟失明人士一起創作，其實會否很困難？

S：分組的時候就跟聽障的朋友一組，在創作時首先是大家哼一些 melody 出來，再看看那些 melody 好聽使用它，接著就在這 melody 上填詞。在我們創作過程裡，無論是聽、哼 melody、或者是我們組織歌詞，他好像也很難參與其中，或是自己靜靜的坐在那裡。當創作完一首歌後，我們要跟其他組一起匯報或表演，於是我們便開始想一會兒怎樣出去表演？要怎樣唱？要唱多少次？接著其中一組員靈機一觸，聽障的朋友懂得手語，我們這首歌是宣傳傷健共融，於是叫他教我們一下手語，令這首歌變得更生動，他教了我們，結果到我們出去表演時就不會覺得這首歌悶，有動作看、又有音樂聽。

Elaine：雖然我們的歌曲不是作得特別的出色，但因為我們學了手語就幾 match。

W：你說不是很出色，我卻告訴你說情況不是那樣。為什麼呢？那次在嘉年華會 William 也是台下的一份子，我很記得坐在露天的廣場，當時主持人就說請些青少年大使上台，以及請光仔為我高歌這歌，兼做手語。雖然我看不到事物，但聽到副歌的時候我有些毛管戩，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當天天氣有點冷，連續打了兩個震，我很久已沒有這種感覺的了，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因為首歌的歌詞簡潔，以及說中我們殘疾人士的內心，所以看似你們沒有做出什麼來，但是那些經歷真的令失明的朋友鼓舞。我想問，Eunice 你當其時是工作人員。

Eunice：是啊。

W：四組也去過了，也有份參與幫忙。有什麼趣事跟我們分享一下？

Eunice：過程裡其實也挺特別的，因為是不同類別的人士都一同參與，其實我也有到過光仔那組，當中除了光仔之外，還有一位聽障朋友，另外有幾個青少年大使。聽障朋友雖然好像聽不到，但其實他很樂意、很盡力參與，亦都很熱烈嘗試表達自己的歌詞，我可以看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能力。其實他們也可以在創作當中參與的。其中一件事頗令我印象深刻，光仔唱歌很好聽，他一唱，我們全部都嘩然「好勁」。再到練習的時候就有問題出現了，因為光仔唱歌的音域很闊，首歌可以唱到很高音，但我們普通人也唱不到那個音，於是就麻煩光仔降低一個 Key，在這件事上看到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特別的長處。雖然他看不到，但他唱歌可以比我們任何一個人好聽。

W：因為我本身也認識音樂，其實我聽到的。尤其是最後的副歌，在高潮的位置時大家是就著就著，你剛才雖然說光仔唱得好聽，但我覺得如果沒有了其他同學一同參與，這件事的色彩可能不會這麼漂亮。

光：我也有同感。

W：光仔，現在說到唱歌，我真的想邀請……Eunice 說到你這麼動聽。

Eunice：獨唱，獨唱。

W：不是壓力來的，現在是 Enjoy，對嗎？跟兩位青少年大使一起，我也識幾句的，都可以跟你們一起哼著的。

光：好。

W：即場在這裡表演，可以嗎？

光：好。

W：我們跟著你，帶拍子入的了，需要飲一口水及深呼吸嗎？

光：OK 的。

W：開始了。三、二、一。

誰說我不可以

誰明白我我的感受
就算我看不見聽不到
但我會笑著面對

手觸碰著這細小的裂縫
跑崎嶇的路但我亦向前走
心絕不忽視你我他
請相信我也能做到

W: 要給掌聲大家，真的很厲害！要跟聽眾說沒有預先準備的，剛剛一來到咪前，我便突擊他們說原先想在節目前播這首歌的，打算播完 MP3 版本便算了，但再想大家也上來做節目了，不如再次勾起大家當時的回憶，讓大家再唱一次。光仔，OK 的。

光：現在再唱也很有感覺。

W: 我便想問一下你，當這件事出世了，歌詞真的很簡單，簡單得連一個小學生看也明白的，但是如果你細心一點看看「請相信我」，好像有一件事跟人們說：雖然我們是殘疾人士，但是其實你願意聽我們的說話嗎？願意相信我們的能力嗎？歌詞已經顯示出來，你自己看到製成品有什麼感覺呢？

光：那一刻我覺得很感動，因為這歌是表達我的心聲。這首歌未完全面世的時候，我便想到聽過這首歌的人。我可以透過這首歌直接地跟他們說我的想法、說我的心聲，去跟一些甚至是沒見過面，但接觸過這首歌的人說，其實我有很多事情可以的，希望你相信我的能力，希望你也可以把我們視障跟你們一起去想，其實我們有我們的辦法去做到你們平時做到的事。很簡單、直接、易明，不用自己親口逐一說自己的能力，透過一首歌已經可以說給他們聽。

W: 其實 William 跟光仔也有共同的想法，很多殘疾人士無論是找工作、愛情、家人方面常常遇到很多困難。很多時候對方看似是很願意聽你說，但其實他又不太相信，是嗎？

光：沒錯。

W: 比如我們在街上，你在月台等車，身邊的路人經過說幫你，我們說不用、我們學過的了、我們懂乘車的。當車到達時，他們看似是聽得明你在說什麼的。

光：他會照樣扶你。

W：你說扶就較為禮貌一點。我通常覺得他們當你是一個貨物搬你上車。

光：說到這件事，想跟你分享。有一次，我去一個商場，當時撞到一個警察，他跟我說我是警察，你想去哪裡？於是我不好意思回答他我懂去的，警察說你不用說你懂去，我現在帶你去。好像當我是犯人一樣，覺得好像我在街就不能出現，我去哪裡不好。自己一個走來走去，有種好像是阻街或是其他的感覺，究竟警權是否可以無限大？我表明是警察你別說你懂去，我現在帶你去。

W：所以有很多人認為我們是好心幫他們，為何他們不接受人家的幫忙？不過過程大家都要給多些包容、尊重他們。問一下兩位大使，當這首歌出現時，你們唱製成品，我很記得當日。你們有沒有份上台？

S+Elaine：有。

W：打手語？

S+Elaine：是。

W：覺得怎樣？有什麼感受？我在台下真的很感動，你們在台上表演又怎樣？

Elaine：那一刻很想把幾個月來見到的、遇到的、經歷到的、以及自己反思過的東西透過首歌表達給台下的觀眾聽。當日站在光仔隔離，很感受到歌詞所想表達的感受；當全場也很安靜聽著這首歌的歌詞、melody 時都很感動。

W：現在你對殘疾人士認識多了，再經過你居住的地方，又見回那些失明朋友時，你的心態會否有些轉變？

Elaine：沒錯他們生活上是有許多困難，例如跟我住在同一大廈的婆婆，她失明，出門的時候都會有人替她開門，她會認得身邊的物件位置，她就會知道走哪一方向，但街坊不會不理解她，不會像剛剛你們說地鐵站強行幫助的態度，而是很願意去幫助她。

W：很好，我覺得你真是認識多了，知道殘疾人士都有自己的能力，Sally 呢？

S：在台上那刻，我覺得首歌很感動。我第一次聽的時候，首歌的副歌部份真的

很感動，覺得歌詞寫得很好，「手觸碰著這細小的裂縫，跑崎嶇的路。」即使我不是一個傷健人士，但其實有時候在生活或學習上我都有這樣的感受。

W：高低。

S：是啊，所以在台上那刻我都很想把自己的感受、訊息帶到台下的觀眾聽。

W：我想其實一樣的，在日常家庭生活都會，我以前也是小朋友。比如上學、讀書、工作初初都會有些不愉快，有時跟家人分享，家人總是覺得你讀書不努力、工作做得慢。光仔，我跟他們說很多事的，所以我覺得這首歌其實無論是給殘疾人士聽又好、一般家長、子女都覺得感動。我有個邀請，Eunice，不知道這首歌能否放在我們開心頻道的台上面，讓聽眾下載來聽聽，可以嗎？

Eunice：應該可以的。

W：是嗎？

Eunice：我們都希望透過這計劃，透過不同的產物，無論是我們之前拍的短片、或者音樂，都希望把傷健共融的訊息推廣給更多人知道和了解。

W：我跟製作部門的哥哥商討一下，看看在版面的哪地方方便讓大家瀏覽，到時可以免費下載這首「請相信我」。光仔，現在創作了一首歌，之後會否繼續向這個方向去發展？

光：會的，但我第一件事會用不同的途徑，因為我的腦不時會哼一些 melody，問題是很快會消失了。原因可能是不懂結他或者其他樂器，我沒有一個辦法記下自己所想的 melody，這件事完全阻礙我創作。所以首要是要學識結他，簡單的，隨時拿出來彈也可以、也可以彈旋律的，雖然之前也接觸過都有困難，透過第一次創作我覺得有這種創作的製成品出來的喜悅，我會向著這方向做一些創作，希望帶到一些不同的訊息給其他人知道，亦希望能夠透過不同的歌曲創作讓多些人了解到底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W：明白，那你要快些報名學一下結他、或者鋼琴。兩位大使你們經歷過創作，對音樂會否更加有興趣？

Elaine：其實我本身都是很喜歡音樂的，自己本身有學彈琴，自己平時也很喜歡哼歌的，之後都會繼續學鋼琴，考演奏級。

W：演奏級。光仔，你今年找 Elaine 教你便可以，一會兒你們交換電話。Sally 呢？

S：我自己經歷了今次的創作之後，自己本身都有彈結他的，那次學識了原來寫一首歌彈寫 melody 再放一些歌詞入去，我自己也可以嘗試，有時也會記下自己的 melody 再填曲的。

W：我可以跟你合奏一下，因為鋼琴我就只是很淺的認識，但結他我就好些少，有機會可以跟你玩。最後，Eunice 你說新的一年你們這計劃都會是繼續的，若果聽眾真的是有興趣，好像光仔、Sally、Elaine 他們經歷一下跟不同的殘疾人士相處，令他們的生命上有多些色彩，有什麼辦法？有什麼途徑？

Eunice：其實今年計劃的詳情已經上載到黑暗中對話的網址裡面，大家只要很簡單搜尋黑暗中體驗館或者黑暗中對話這個機構，當中其實已經有不同的連結可以看到整個計劃的詳情，及下載報名表。

W：是啊。黑暗中對話也是我們的友好伙伴，所以到我們的主頁也可以看到。光仔，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下次帶你的新作品又跟我們分享。

光：好。

W：預祝你成功。多謝兩位大使及 Eunice，下次有機會再見。

眾人：再見。